月汀集

貞

碑銘
碣銘
墓誌
祭文

哀辭
附錄

月汀先生集卷之六

碑銘墓誌

贈吏曹叅判趙公一軍殉義碑

嗚呼此贈叅判趙公殉節地而麾下同死士瘞其體
魄之所也萬曆壬辰倭難猝起犯我境我軍所在輒
崩潰無敢嬰其鋒者倭遂乗勝長驅直渡漢水三京
俱不守乗輿西遷絶無勤王者公時在沃川村舍獨
投袂而起沫血移檄召募義旅巡察及守土者競沮
撓之公乃與同志門生全承業金節等馳往湖右則
前叅奉李光輪及士子申蘭秀張德盖高擎宇盧應

晫等慕公義爭來會遂募兵與粮或造戰械以七月四日建旗鼓于公州而提衡其師凡千有六百是時倭賊方據清州而防禦使李沃軍潰公進兵清州以八月一日直擣城西門外與僧將靈圭連陣公親冒矢石竟日督戰賊大衂遂焚其尸宵遁自是湖左諸屯之賊亦遁公方簡輕鋭直趍行朝行至温陽而倭之據錦山者復猖獗將侵軼兩湖巡察介公同義者請見公議討錦賊幕佐亦多謂國家疆域盡為賊據只兩湖不中兵意者天其默相我以開中興乎今棄而西上是無兩湖必先剪錦倭絶賊之議後者然後

北行勤王未晚也公乃還公州與巡察議又相迕盖
起兵之初公移書責其擁兵自衛無意勤王而抑忠
臣義士之氣巡察憾之至是文移列邑凡應募在公
麾下者囚繫其父母妻子且下令官軍使不相應援
麾下兵旣集而還散只有七百義士願從公死生者
而已將以八月十六日移兵向錦有一別將力言賊
懲乙卯湖南之敗今之據錦者特精銳數亦數萬柰
何以爲合衆當之宜按兵觀勢且俟朝家命令也公
泣誓君父方在敵言利鈍主辱臣死吾知一死而已
遂與靈圭聯兵而進曾與湖南巡察權慄約以十八

日齊擧夾攻巡察馳書改期未到公已抵錦郡之十里地以待南師賊詗而逆之乘我未陣分其衆為三迭出薄我公乃下令軍中今日只有一死死生進退毋愧義字士皆唯命莫敢違力戰良久賊三北僅能軍而我兵已矢盡賊遂闌入帳下士挽公請避公笑曰丈夫死耳不可臨難而苟活也遂援桴督戰益急士爭趨死至張空拳相搏而猶不離次竟與公俱死卒無偷生幸免者賊死亦相當勢遂挫收餘兵還陣哭聲雷震運其屍三日猶不盡乃積而焚之賊遂與茂朱屯賊皆遁以故湖西南得全而國家賴以有今

日則公雖敗沒其蔽遮沮遏之功爲如何哉公起兵
凡數月未嘗用斧質鞭笞而士皆用命所至爾然整
而無擾聞公擧義遠近趍募雖被當事者力沮委挐
繫獄而亦有愛悅公不忍捨去者及聞其敗巷哭相
聞陣亡之家不致私怨而惟以公死爲悲後而不死
者不以得免爲幸而但以嚋依爲恨湖右人下逮賤
隷皆食蔡公德之感人深者可見已事聞當宁爲褒
惇特贈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春秋館事錄其子
完堵泰俊參奉月廩其家嗚呼此可以觀君臣矣噫
士方居畢大言及臨小利害畏避前却者多矣若公

者前日抗章言事屢請朱游之劍直聲振一時里居退處而聞難即奮首先倡義雖成敗在天而矢身以殉其視嚮所論說有如執券而離要以自靖於心且國家無文吏臨陳責而公又時無官守徒以義起按兵觀勢以待 朝命如或者之云誰曰不可而乃提單師抗勍敵死之而靡悔豈不烈烈男子哉公嘗辛卯倭使之來輒上章請斬其使以告天朝其凛色毅辭直與日月爭光胡邦衡封事之後乃見公一疏而又於天文特精一日東南有聲如巨雷公泣謂此乃天鼓倭衆今必渡海矣其言果驗日亦不爽公非異人而何

哉至作逆賊姓鄭者疏中比之羿浞其後言若燭照
龜卜此則國人之所傳誦者也其他事行卓絶震耀
誠不可以莫之傳而今最其死節一事則有未暇及
者云公之八代祖諱天柱當紅巾賊之亂再捷於礡
州而兵敗效節於安州公嘗慷慨擊節追慕而喜道
之今竟克肖亦異矣哉公諱憲字汝式重峯其號丁
卯文科家貧甚妻子不免飢寒而奉母甘毳未嘗乏
躬耕以給而暇則輒對聖賢書伊吾不絶非古所謂
朝耕夜讀者耶誦説倫義必期見之行事措於死生
素定於心故倉卒之際能卓然自斷立如此可敬也

夫行朝聞公起兵賜教書拜奉常僉正而公亦不及見師敗翌日公弟範冒死入戰所則公死于旗下而將士皆死其側範乃負公屍歸沃川至四日而殯顔色若生怒氣勃勃張目欲髥人不覺其死已久也至於從公陣亡七百盖皆慕公之烈得之見聞而激勸者而捐軀恐後舉一軍盡作忠義之鬼而不辭非特用兵以來他軍之所未有徵諸往牒亦罕聞矣又就其尤較著者則參奉李光輪仲任孝友天植慷慨有節槩募鄕兵數百賫貲公終始竟與公同死褒贈司憲府執義奉事任廷式賦性樸直且有弓馬才將亦候

在陣外望見勢急策馬突進格殺數倭而死士人金
節首從義旅戰功居多李勵乃故首相鐸之孫也好
學篤行世其家風聞公起兵仗義從之俱歿於陣又
有萬戶邊繼溫縣監楊應春奉事郭自防武人金巘
金仁男李養立鄭元福姜忠恕姜仁恕朴鳳瑞金希
哲李仁賢黃三讓朴春年韓琦朴贊皆以偏裨或先
登摧堅或殺賊過當勇烈暐人耳目者也士人朴士
振金孟昆復卜應吉申慶一徐應時尹汝翼金聲遠朴
渾趙敬男全忠男高明遠姜夢祖俱以或文或行聞
生遊公門而戰同公死者也公之子完基狀貌魁偉

性度邁倫及敗故華其冠服斷代公死賊認爲主將
而死其從賊既退公之門徒朴廷亮金承業即往收
七百義骨聚作一塚廷亮奇士力行古誼承業端雅
通經飭行適伯幕下受任出外不與於難嘗倡立樂
石以示永永不幸相繼病殁其同門閔昱耆義士也
惜其齋志未就續而經紀之與湖西人士及錦山耆
老議以克合方伯守宰亦助以贖鑱石旣具而進士
宋邦祚來謂余知參判心事者若而人而皆不在世
敢以屬之子余獲習參判當其死事之初余在行朝
聞而特悲之相望千里無因一酹於就義地以償夙

心今乃屬事比辭得相茲後寧敢以不文辭但衰落之餘其何以張大其事慰七百忠魂於九原而使之瞋目也哉噫嘻傷乎傷乎既紀之而係以詩其辭曰

臣有大綱授命酬分志士所程利害奪之允蹈者鮮臨難乃明侃侃趙公學期實踐含忠履貞昔歲龍蛇運屬陽九島夷構兵金湯失險莫敢備脊直抵漢京鑾輅西遷公泣其血義重身輕振袂一呼義旅齊奮如響赴聲慷慨枕戈誓無留陣殄賊于清虜燄孔熾盤據錦溪孰翦奔鯨公激我師滅此朝食直前敢攖血戰適時矢盡途窮桴鼓猶鳴殺

賊遁當以報主恩雖敗亦贏殉君胡避從帥胡恫烈哉一營事聞行朝褒忠錫秩特軫宸情人亦有云有碎而完有殞而榮競毁其魄實全其天其神上征騰氣奔音爲雷爲霆殷殷轟轟禱彼攙搶以扞南紀疆場載寧陣雲奔鶩野烏哀吟毅魄同抗西臺湊雲震岳在傍並表厥塋有來千秋讀此豈碑其人若生

參議高公神道碑銘 幷序

蓋粤萬曆之壬辰國有倭難參議高公以死難著大節既十餘年而神道之文未有托也一日公之孤用

厚謁余而請曰先人獲與公兄弟遊而死事顚末公
所明知敢徼惠一言以爲不朽計且申以母夫人之
命嗟夫語公事行而泫然悲不已也余雖不文安敢
辭嘗倭賊之大擧來犯也公里居光州之村舍聞我
軍每戰輒北鳥嶺失險而湖南之任巡察者未有捍
衛王室之意公獨與子從厚因厚謀擧義旣而又聞
乘輿西幸都城不守公日夜哭失聲巡察領勤王兵
到錦江聞京師已陷倉皇罷陣一道人心洶惧公貽
書巡察責以後效言多剴切而不見省公慟邦家傾
覆與羅州人前府使金千鎰共圖興復竿尺往復公

首宋倡義討五月戊子會于潭陽府玉果人學諭柳彭老等推公為盟主公非素閑軍旅而慨然登壇不以老病為辭因傳檄道內應募者日集六月己亥公出師潭陽時三路之師潰於龍仁兩湖益搖獨倚公為重公自全州整旅趾上次礪山手草檄文遍告諸道以達關西公將向尼山聞賊自黃澗踰錦山而郡守敗死賊勢猖獗麾下士爭欲還救本道公亦然之七月庚申公遂移兵珍山將擊錦山之賊銳士就募者愈衆軍聲益振丙寅遂部分將士入錦山與防禦使郭嶸為左右翼與公先遣精騎數百直趍賊巢為賊所

乘而退公鳴鼓督戰士皆殊死戰還蹙賊兵于土城焚城外館舍又以礮延爇城內聲勢甚壯賊冒死突出義軍四面攻圍賊多死傷不敢出會日暮官軍又不肯助戰土城厚完不可猝拔乃退師還陣是夕防禦使遣人約以明日合戰公之長子從厚言于公曰今日我軍得利持此勝勢全軍而返可相機更出以困賊與賊對壘野宿或慮夜驚公曰爾以父子之情畏我死乎吾為國一死職耳是夜賊果謀犯窃出設伏為邏卒所覺翌日丁卯公與防禦使進兵公去賊五里許止陣與防禦陣相望公遣八百餘騎挑戰未

合賊空壁而出先犯官軍防禦營下將金成憲策馬先遁賊薄光州興德兩陣防禦陣望風而潰公爲獨當之計令士皆持滿以待人急呼曰防禦陣潰矣義軍因而崩潰公嘗曰吾則不閑騎馬不幸戰敗惟有一死耳至是左右請騎馬而逃公曰吾豈苟免者哉公之麾下扶公上馬公旋墜馬馬逸公之麾下儒生安瑛下馬授公徒步從之公之從事柳彭老馬健先出聞其僕曰大將脫乎曰未也彭老遂策馬還入從公於亂兵中公顧曰吾必不免爾可馳出彭老曰吾豈忍棄大將求活賊鋒遂及公竟死之彭老自以身捍

敵公死之安珫亦死之公之次子因厚率彌武士在前列出入矢石及軍潰下馬整其部伍在陣死之近縣士民聞公敗老少荷擔顛頓曰吾屬死矣哭聲震野軍潰士卒不知公存亡稍稍來集及聞公不幸皆號泣而散南中士民識與不識皆相吊痛惜之公以白首書生當板蕩之日仗義而起爲兩湖倡雖愚夫悍卒逃匿林藪者皆聞風爭赴旬月之間義旅至數千人蓋公之義色發於至誠有可感動故也公於壬辰春夏仰觀天象語一家人曰今年將星不佳將必不利又曰吾今歲有橫厄然則公固揩於死生而擧

義之日已決捐軀之計矣及討錦賊與女壻朴補書託以家累公之自處盖素定也當賊之屯據錦山也文武握兵之將逗撓歧路而獨公不計事之利鈍親蹈虎穴與賊血戰亡身殉國雖未能奏捷成功而公殁之後視公進死攻賊者繼起故賊雖屢勝死傷亦過半捲甲宵遁則國家之保有湖南以爲他日恢復之地者其功有所歸矣參贊成公渾在行朝極言公忠烈大有勞於王室盖有見于此也公之體魄潛瘗錦山山中賊兵阻絶不能即收八月某甲遺孤從厚等乞義兵僧取出公尸凡四十餘日乃始就斂累經

暑雨而神色如生見者咸異之奉還故丘百姓噓唏
嗟悼或至奔走號泣大駕在龍灣之日上聞公舉義
而未動咨嘉悅設公工曹參議知製教兼招討使賜
書勞之書中有節制列邑策應調度恢復都城之語
時工曹佐郎梁山璹自行在南還上面諭曰歸語高
敬命金千鎰頎爾等及時恢復俾予得見爾等面目
有日也爵命未至公已沒矣十月庚寅葬于和順縣
黑土坪之原葬之翌日風雪交作長虹起於墓左横
跨塋域竟數十里光彩異常逾日不滅人以為忠憤
所感後以卜地不詳某年月日改葬于某邑某地某

坐之原嘗公死事之聞也上震悼命贈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公之歿也巡察因前嫌至以棄瞻行師軍潰而死誣公於馳啓中厥後李廷馣繼為巡察褒公死事之狀則曰高某首舉義兵倡義勤王身已賊鋒與賊血戰不幸軍敗父子俱死者始得其實云乙未夏命有司棹楔門閭辛丑秋因門生前監察朴之孝等疏特命建專祠光州賜額褒忠遣官致祭仍春秋祭祀世世勿絕嗚呼此可以觀君臣矣公諱敬命字而順系出耽羅其先世賜貫長興遂為長興人

贈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行忠佐衛副司直諱尚
志贈通政大夫工曹參議諱自儉贈嘉善大夫禮曹
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行承議郎刑曹佐郎兼春秋
館記事官諱雲卿公之高曾祖及祖考也考諱孟英
官至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而娶南平徐氏成均
進士傑之女以嘉靖癸巳十一月三十日戊辰生公
公自髫年儼若成人參賛白公仁傑一見稱重知公
為遠器公少穎異於書讀數遍輒成誦未冠遊學京
師業日就一時鉅儒皆慕與交名譽蔚然壬子中進
士一等戊午夏恭憲王臨泮試士公居首賜直赴殿

試是歲殿試又擢甲科第一初拜成均館典籍俄移
户曹佐郎己未春拜世子侍講院司書庚申春遷司
諫院正言夏遞授刑曹佐郎移拜兵曹佐郎知製教
自是常帶三字銜尋賜暇讀書于湖堂辛酉春拜司
諫院獻納夏拜弘文館修撰尋遷獻納轉司憲府持
平秋授弘文館副修撰奉使關西其還也命寫進沿
路所製詩冬陞副校理壬戌春移病遞授典籍夏拜
修撰又陞副校理嘗下名畫六十二幅命公賦詩寫
進特寵賜以褒之公以能詩方有聲而頗於名利泊如
每朝退劇意竹素以竟日未嘗造請諸公間癸亥春亨

陞校理秋左遷典籍補蔚山郡守未赴罷還鄉里唯
探賾墳典或遊覽山水以自娛不見其擯斥之容家
食者十九年萬曆辛巳始起廢拜靈岩郡守時國家
奏辨璿系之誣使臣金公繼輝請以公爲書狀官以
成均館直講兼司憲府持平朝京師壬午春復除瑞山郡
守秋翰林編修黃洪憲給事中王敬民奉頒詔遠接
使李公珥以公有華國才啓薦從事官拜宗簿寺僉
正有浮躁而薄有詞藻者逌欲代公從事嗾言官論
之李公又極陳公才於朝其論遂寢由宗簿遷司贍
寺僉正李公素不識公一見便敬重開心無間其與

華使唱酬用公詩最多癸未春拜漢城府庶尹尋為
韓山郡守冬以有文翰薦拜公為禮曹正郎公辭不
就徑還鄉家甲申夏歷拜宗簿司僕僉正冬拜司藝
乙酉春上以公文章不宜沉下僚遂超三階拜軍資
監正時有不悅者公辭疾不至夏補淳昌郡守戊子
坐罷庚寅拜司贍寺正大臣於榻前薦公文章拜
承文院判校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時宰執咸惜
公議欲推轂公歛退於時事默然似不能言者秋陞
通政階拜東萊府使府濱海倭奴之所館留貨物流
聚容商走集無名之稅沒入之貲未易數計而公廉

白自持一塵不染吏民胥悅辛卯春錄光國原從功
公亦與焉夏坐罷入京言者方論鄭左相澈或有指
公爲鄭公所薦者公匹馬還鄉翌年壬辰而倭難作
矣公嘗自號霽峯又稱苔軒亦曰苔槎公風姿魁偉
識量宏深嚴重有威悃愊無華喜愠不見於色其於
屈伸榮辱處之裕如至其臨事又不爲苟且擇利害
計對人未嘗詡詡強笑語而中心樂易也平居不言人
短子姪或語及公輒鐫責當官簡潔平易不以察察
爲能而常有去後之思及其家居妻子至稱貸於人
而公晏然不以介懷友愛甚篤家故所遺臧獲田畝

悉讓其弟而自取羸老荒廢者他無玩好惟畜書史數千卷每手一編卽不以寢食廢凡三教九流之書皆所精究而明於象數爲文章尤長於詩不事雕琢而後逸不羣有集五卷一世論文之士無不誦其詞而重其名屢典郡府家無儋餘之財身歿之日賴鄉隣之助乃克襄事雖行藏坎坷祿位不彰而爲當世所豔稱然世之知公者乃其文章才藻之美若其恬於勢利秉心誠實清苦自礪之節憂國惓惓之忠則未必盡知之也公配貞夫人對山金氏弘文館副提學百鈞之女有丈夫子六女子二長卽從學丁丑文

科曾任臨陂縣令自喪次起兵誓復父讎轉戰嶺外晉州城陷投江而死贈承政院都承旨次卽因厚己丑文科授權知成均館學諭隨公同死於陣贈禮曹參議次曰遵厚未娶而夭次曰循厚辛卯進士以公死事推恩特授司憲府監察次曰由厚因哀致疾服闋逾年而沒季卽用厚擢乙巳進士第一名女長適光州士人朴補季適靈光士人盧尚龍丁酉之亂罵賊不屈伏劍而死孫男七傳立傳言從厚出傳霖傳川傳楫傳良因厚出傳哲循厚出傳川中乙巳進士噫公之二子一女皆臨難捐生是何忠孝義烈之萃

於一家也雖其天稟之過人而得之擩染訓成者深
矣槪公生平則妙齡擢殿元步瀛洲儲養東湖樹頣
頻操觚翰後聲蔚然則一時固以文人目之矣及其
懷章補郡低徊外服所至以潔廉奉職平恕得吏民
心則即古所稱循良其人也國有兵禍蛇豕荐食疆
臣退縮武將奔潰而乃以還里之儒臣非有封疆城
守之責而提孤軍抗勍賊奮弱挺堅誓以報國既不
效矣則以身殉之父子俱焉比他死節者為烈世之
目輕薄文人鮮實用者蓋至此而無復措其說矣公
非一世之全人乎記家兄議政公與公定交俱在未

寇余齒又少而得以爲行隨焉其將公手柔溟淡求
王輝睽神仙中人也追而思之夢想森然五十年猶
浹日也少而景慕願趨下風迨老大而嚮往之心不
衰公今已矣而余乃後死獨此樹石之日得相其役
無亦有數存乎其間者耶噫嘻其悲矣既因周厚手
録之狀叙其略而係之銘銘曰
壯元死國古有文山惟公代興寔伯仲間人亦有
云不愧科名文冠多士節則忠生灑泣國難孤軍
抗勁殲醜全天父子駢命死而不死其神烈烈目
不可瞑誓見賊滅旌忠錫秩以慰遺魂公在九京

再拜濾思公深於詩炳琅千篇掉鞅詞林作者推先文苑忠義合爲一傳在古鮮覯於公乃見新阡欝然大庇象賢有來千年精光燭天

贈吏曹判書行顯陵叅奉金公墓碣銘

昔在 恭僖朝諸賢彙進將興太平之治于時金公諱湜以經行超授掌令旋擢薦擧科第一名陞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兼經筵叅賛官旣而不幸爲奸人所構與一時善類俱遷謫大成公自謫所竟不免雉經世所謂己卯之禍者是也大成娶宗室贈永新君怡之女有五子皆以馴行世其家公於次爲第四

公諱德懋字思叔八歲遭家禍常塊處不出入不言笑且不與羣兒嬉一家謂之癡兒年十六治學文字十九魁四學課試始知名於世遂益自奮礪恒下帷讀探索要眇多所自得且力治博士業期以一第悅親屢上卒不中嘉靖庚申以薦拜顯陵參奉翌年辛酉始中生員小科未足以盡公才也公篤於孝友內行淳至與二兄二妹同居奉母極其愉婉門庭之內和氣可掬內明外寬樂易多恕喜慍不槩於心居平未嘗有疾言遽色家徒四壁立晉晏如也曰何敢厭貧貧亦可樂恬於財利妻父母既沒妻兄尹公希慶

邀公析箸公醉卧一不省見尹公笑而獨成其家一
門皆稱人所不能及云公生以正德壬申十一月十
三日乃先妣夫人以嘉靖丙寅三月初二日卒得年
五十五以其年四月某日葬于楊州乭音里艮坐原
先塋側公之待族隣一以敦睦雖踈族亦知愛悅公
而隣里無老少咸服公及其沒也遠近嗟惜陵卒多
悲號者公行既孚于族黨郎官一命而於其所居官
德之感人又如此可徵也惟金氏系出清風高祖清
虜將軍仲源之後有諱耋通訓大夫奉常寺正生生
員諱叔弼叔弼郎大成公之考也大成後追贈嘉善

大夫吏曹參判兼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同知經
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公之配坡平尹氏忠義衛璘之
女也婉嫕有女操拮据佐公貧其生以嘉靖壬午十
月初八日後公二十三年以萬曆戊子十月初四日
卒得年六十七己丑二月初二日祔葬公墓有丈夫
子三女子一長曰權文科選入玉堂一時寮案皆至
卿相而猶在郎潛然人皆曰無愧賢者之後今爲通
禮院左通禮仲曰樞季曰穗女適參奉李廬說權生
男興祥積城縣監興祥生三男二女長埏次垌餘幼
樞生一男一女男曰興進女適士人白信民穗生三

男二女長興運次興戩女長適李仁珹餘幼祭奉生三男二女長李尚規武科縣監次李尚矩李尚準女長適士人宋濵餘幼通禮祭息聖以下三功臣原從一等贈公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公配尹氏贈貞夫人云余少也請業于公之伯兄順眞亮全德秀許順眞旣沒又從公卒業四子至今口讀外稍有所見者固得之公者也抑公之兄弟即古所稱仁心爲質實過其名者非耶旣老且死念無以發公兄弟之潛德恒懼懿行不傳於後通禮君今以公之碣文見屬又安敢辭謹援其槩而系以銘銘曰

於惟我公生長禮門飭躬自守行著家庭美質天植豈待矯揉輔以學問講論誼淵富厥抱負公卑蔚然而嶄一第如璞未剖晩被尉薦官僅一命百僚之後公兄有三德比元方自相師友是根醴源推厥所自宗惟祭酒胡德之隆未爲世用又奪其壽賢胤登朝駢恩贈秩進長吏部遺作濱江有嫒從之土沃而厚君子之藏過者所式勿替永久

慶州府尹李公墓碣銘

府尹李公既卒之明年長君判書居守松都將行謂余曰亡弟葬矣而墓道未克表石具矣願藉子之一

言以重旣而公之家又申判書之命余雖於公後生乎獲習伯仲間也父義有不得終辭者按狀公諱選字季庸其先永川著姓有諱釋之見麗錄將訖以寶文閣提學棄官退隱于龍仁縣之南谷遂號之南谷先生牧隱李文靖有詩若序盛稱之卽公七世祖也三傳而爲右司諫大夫宗儉寔公高祖曾祖藍浦縣監仲浩贈承政院左承旨祖考纘工奉事龜孫贈戶曹參判顥考順曾以儀曹郞出守益山郡後贈吏曹判書妣贈貞夫人善山金氏孝長之女以嘉靖壬午歲十一月癸丑生公公少攻博士業中己酉生員遂

擢乙卯文科被揀承文院薦補藝文檢閱以銀臺注
書轉春坊說書陞遷春夏二官佐郎自是名位日起
四入諫垣為正言獻納一秉風憲為持平其初陞獻
納則特命也於春坊又除司書文學選入玉堂三拜
修撰一拜校理自校理引疾乞外得博川郡是後知
府者再昌原順天出牧者再晉州尚州其為尚州也
以高第褒加通政階移牧公州又尹慶州府入為掌
隸院判決事訟師得所平亭前後凡五拜是職遞授
僉知中樞又牧忠州歷度支參議以五衛將萬曆丙
戌十一月丁巳病劇卒得年六十有五事聞賜賻又

遣禮官賜祭卜以丁亥二月庚申葬于揚州神穴里坤坐之原從先兆也公不逮事二親奉先儀至與判書公友愛尤篤被服食飲同之者五十年如一日毋論里閈所起敬卽薦紳大夫稔聞而樂道之者此其實行云涖歷多會府衽席其民而植涪之婁以治辦稱或至樹碑以禍遺愛云內子貞夫人李氏系出完山部將李萱之女有女操而不育萬曆己卯先公逝窆酉坐之原與公兆相望側室有丈夫子二人貴榮再榮女子三人長適禹識臣次適宗室德純令鏡忠其次在室判書諱[illegible]方以治行嗣響次公少卿云銘曰

昔在南谷勇退全名高風邈世始顯終貞逍遙華
胄僅傳一經蓋山采之官庳德贏公趾其羨昆弟
並榮連枝雙璧金馬蜚英青雲少卿墨綬流聲諶
書增秩嘉乃治平故都大尹班聯亞卿預議民部
宦以時成荊花告瘁忽爲九京屬辭最迹無或改
評永言勸懌來者所程惟楊故里玄宅是營樂石
巋然勿湯勿傾

加平郡守申公墓碣銘

嘉靖戊午冬加平衙廨燬於火郡守申公汝柱將奉
出廟主直入烈焰中遂至不救事聞命旌楔其門以

旌異之且録其子孫由是公之誠孝暴於一世雖媍
孺亦能言之人亦孰不曰孝為百行之首而孺子慕
者固寡矣况捐生赴難以成就一箇孝者豈不亦卓
絶鮮覯哉盖公殁之二十五年而為萬曆壬午公之
配令人李氏以天年下世後五年丁亥公之胤子前
信川郡守襳請余曰先公事行既焯人耳目而墓道
未克表敢徼惠子一言以文之先子死且不朽以先
子而及亾母亦死且不朽夫揄揚盛烈世自有秉筆
者謝非其人而請之逾勤不獲辭則按状公字士直
其先高靈望族有諱成用當高麗中葉登上第官至

軍君監事是後多大官聞人高祖文忠公叔舟勲高
盟府位極上台曾祖澌以咸吉道觀察使值李施愛
之難城陷握節死祖考用溉議政府左議政謚文景
雅量風度名一世實己卯賢相顯考瀚以吏幹潔廉
聞仕終掌隷院判決事妣豐川任氏僉知中樞府事
任孟瑛之女公生以弘治壬戌二月二十日少穎異
不羣擩染家庭不煩外傳嘉靖甲午以任子拜省峴
察訪戊戌夏主南部簿俄遷司憲監察己亥春出宰
扶餘縣約己奉公持文法巨害吏胥霜雪而民得衽
席癸卯秋丁判決公憂戚不變易廬於墓側竟三年

未嘗一至其家饋奠必親執不任僮僕丙午服闋丁
未夏又主東部簿再除監察秋陞拜忠勳都事己酉
春通判原州壬子夏由軍資判官復通判黃州丁巳官
滿授宗人典簿冬陞儀賓經歷戊午春詔侍一秦繕
工事務悉取委寧臣有提調其司者才公啓以爲僉正
果一切治辦由僉正出守加平到官浹旬而遘禍得
年僅五十七以明年己未三月甲子返葬楊州今村
里先人之兆乾坐原公明敏勤特自天植掛朝籍餘
二十年始終靡白一日也內行淳備事親[illegible][illegible]與弟
姊友愛甚敦雖遠於踈族承祀極其敬出入必告廟

雖沾醉未嘗廢蓋其篤孝根於性者有素故於倉皇
之際知有其先而不知其身用能視死如歸此豈嘗
試而幸爲者當官恪謹奉職遇事游刃有餘所莅郡
邑皆著聲稱常有去後思云令人李氏系出宗室唐
海副守明遠之女 恭靖大王五世孫也隨養安山
郡衙卒以其年三月距其生弘治辛酉春秋八十有
二矣公域異塋令人婉嫕慈惠好族施黨恒濟其窮
匱治於家不聞嗃嗃聲婢僕無見抶者郡守曾佐松
都余實居守以同僚有通家之誼稔聞其內則令儀
狀尤信云有丈夫子三人女子一人長即郡守檥次

栢壬子進士以康陵叅奉先令人逝次栝尚瑞院副
直長女適議政府右議政鄭芝衍郡守娶尹義衡之
女生一男三女男應榘壬午生員今任靖陵叅奉女
適李讓次適閔宇慶次適朴東說三壻皆士人叅奉
娶縣令辛應廉之女生二男二女長應樞次應抨女
適士人成夢奎次在室直長前娶青松府使權鎔之
女生二男應規次應松後娶秤原郡守柳德男之女郡
守既與余賽宋相厚熟其為人仁心為質有長者風
直長余又習之倜儻固奇士而叅奉飭躬砥行方有
重名其仕官俱若少退者然造物者似未有以報公烈

矣雖然樹焉者獲用猶易世況於樹德者乎奈何獨以綏嗣之夫以公之行義而余得以屬辭比事可以無愧色也是為銘銘曰

海東有申氏高靈姓最著文忠與文景丞相至貴偕嗣世嗟惟公孝式如子騫忘身竟蹈難毀骴全其天巨扁耀門閭萬世勸人子棟梁宇宙間烈烈垂信史有媛從九京厥土玄而黃聚靈更發祥允矣君子藏

大丘府使李公遵道墓碣銘

公姓李氏諱遵道字擇中系出玉牒恭靖大王第

四子宣城君某即公高祖春山副正某風茂令某郎
曾祖祖考也考豐山副令某娶江華崔氏即承文院
判校崔灝之女也公生以嘉靖壬辰九月二十七日
年至十八連喪怙恃養于祖母中辛酉生員進士兩
試登甲子文科別試被揀承文院戊辰遭祖母承重
喪服闋例陞博士壬申拜平安評事官滿拜刑曹佐
郎俄出為咸鏡都事丙子歷授工禮兩曹正郎其年
九月拜鳳山郡守戊寅自鳳山歷拜昌城府使以善
治加任一年辛巳遞還以成均典籍拜大丘都護府
使甲申五月十七日考終于治所得年五十三公娶

江陵金氏將仕郎金國弼之女繼娶礪山宋氏贈兵
曹參判宋希贇之女有文夫子三人壻塾郎金忠㙻
宋出女子一人亦宋出壻㙻俱文科官三品女適士
人李德洪壻娶濟用正尹吉之女生子濟運進士涟
女適士人李棻塾娶士人李民秉之女無后㙻娶尚
衣判官韓瑀之女生子湞運進士李德洪有三子煜
炯煜濟運一女二子湞運一女三子俱幼公早有能
文聲又以善射名立朝之後有文武俱備之稱其出
而外補也皆假是而為鮮性喜以行素自娛雖對食
不厭餐蔬其在家則待妻妾和而有別教諸子嚴而

有恩課績臧獲而衡之當官則不修飾而要譽不避
事而免謗惟視直道而行己忘故人不敢干以私其
作官鮮居內而多栖遲外服未嘗擬之淸班吾輩宗
惜之而無力於相輓公沒既久而私竊有聞則公之
治博士業也有相隨而同業者文字非所長公不能
假借其所短其人後來亦忝科第暴得時名且與負
重望者相比遂挾其不快於公者絕不擬議公於榮
遷常若修郄者然公遂蹇滯而不前云初金氏之卒
在於甲子二月時則公在而以下喪之故不暇擇地
惟取不遠先塋之側公卒于甲申則蓋在二十年之

後前既不擇地則不可與金氏同塋故别卜于始祖宣城君墓後而其時不得即遷金氏而同塋者蓋待後日之葬也宋氏卒于己酉八月二十日葬于十月十一日與公同塋則不可不即遷金氏而同塋故卜其遷葬而公之墳既在入道之中從上下論之則金氏當居公墳之次宋氏當居金氏之次而山之左偏地狹不得容新舊兩墳以此遷金氏舊墳于右傍宋氏葬于左傍公墳則當中後世子孫之所宜知者玆並志之云公年少長於家兄政丞公而余則公嘗弟畜之余兄弟幸先登朝公之進在後而乃阨於仕途

顧時時與余兄弟驩然道舊無間也公沒已近三十年而余猶未死因公諸子之請而不敢辭墓碣之銘亦可悲矣銘曰

全才旣畀名位胡嗇雲霄可致乃塌其翼諸男衒訓賢科繼鑠家賢肖德連璧而作公所未竟將發於今者耶報施不爽可驗天眞宰之心者耶

禮曹叅判成公壽益墓碑銘

盖萬曆之丁酉歲以重有倭警　中殿移蹕遂安故相以下諸宰扈衛而行余與叅判成公俱焉旣抵郡峽中歲暮春盖無日不相聚而驩然道舊也旣而余先

還都公以疾乞退至翌年卒于海州之寓公之孤前
吏部郎晉善旣服闋之三年謁余而請曰先人沒有
年而神道之石未有揭也先人之友若而人而多不
在世敢以不朽計累下執事盖公以史職陞郎署之
後顧與世持論者相左仕宦不遂多補外職久乃陞
顯秩以至宰列乃公以潔廉異政自致而無待於推
輓居常不為名計却掃靜處而顧與余兄弟相學善
四十年猶一日也則亦可謂知己也安敢以衰落不
文辭按狀公諱某字某自號七峯系出昌寧俗所謂
甲乙族者其先有諱汝完檢校侍中昌寧府院君一

世以三達尊峕之孝謚文靖諱石磵文靖第二子入
我朝官至審直副使寶文閣大提學謚文肅生諱概
京畿都觀察黜陟使擅臨池且有能詩名有子諱熺
於公為高祖登第歷玉堂揚顯矣遭戊己閒禍被謫
還朝終承文院校理贈承政院都承旨有仁齋集行
于世曾祖諱聃年廿至孝以鄉舉授叅奉旋登第官
至弘文館校理贈純忠補祚功臣司憲府大司憲昌
寧君有靜齋集行于世祖考諱夢齊登第錄靖國功
官至司憲府大司憲封夏山君雅量文章伏一世贈
禮曹判書謚襄景考諱禮元即夏山兄長興府使贈

宣第二子夏山無子取以為後歷典五縣以介愼稱卒官長興庫令以公貴贈吏曹叅判龍封昌城君妣贈貞夫人廣州李氏進士守諒之女公生以嘉靖戊子五月戊寅五歲而失先妣鞠于祖母趙氏中壬子生員遂補敬陵叅奉歷敦寧府奉事中己未庭試文科第三名分隷承文院權知轉著作壬戌薦入藝文館檢閱序遷待教奉教癸亥陞授成均館典籍轉刑曹佐郎司憲府監察甲子拜江原道都事乙丑入為刑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遷戶曹正郎丙寅察訪魚川道魚川隷于營鎭將士苛侵郵卒困於徭役有

負逋責及族隣流亡半之公燒券書不問皆感泣謂公父母其冬移授平安道都事兼春秋館記注官遞還授戶曹正郎戊辰五月遷開城經歷開城舊京山水還麗公樂之衙退輒遊賞發之篇翰府有鄭文忠夢周故宅基公倡諸生不以煩民立祠祀之而以花潭處士徐敬德配人服其衛道之識庚午陞成均館直講司藝辛未以便養乞外得富平府使陞其不詢之役下戶稱便壬申丁外憂甲戌拜司饔院正出牧充州丁丑遞還戊寅拜司藝出為大同道察訪撫愛郵卒如魚川時己卯解官歸庚辰拜成均司成運貧

監正辛巳以尚衣院正又補淮陽府使癸未以治有
異績特陞通政階府當咸關孔道癸未胡變北征將
士絡繹驛騎府凋瘵甚爲岌亟艱公憂之百姓相語公愛
我輩如子遇難而我輩免流散者固公賜也寧敢不
力官家事而戚公乎老弱爭擔負一日芻茭峙如山
得以無乏其於厨傳最致意而裁其恣橫者將士過
是府亦頗戢不敢肆官滿遞拜僉知中樞府事朝京
賀冬至雖香茶書籍絕不以近已行槖蕭然且呈文
禮部申辨我國宗系之誣後參光國原從勳庚寅自
咸川府使以晏山嬌居來參光國平難兩勳盟特陞

嘉善襲封昌山君辛卯期滿拜五衛將壬辰四月倭難作上西還公扈駕癸巳上還駐永柔拜刑曹參議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上進駐海州拜禮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上還都公扈中殿仍留海州乙未留守開城遺民聞公再莅相慶曰我公來矣大亂之後民死亡略盡公極意容保且刷其流移者一年還集至千餘戶公又憫學宮殘破師生皆散重建文廟聚學者請于朝還設教授闤闠始有挾書者丁酉秋公以副摠管仍差假承旨以扈中殿遂安之行跋涉盡瘁因成疾予告里居戊戌三月廿六日卒得年七十一

訃聞遣官吊祭以其年五月十二日歸葬楊州神穴
里德陂亥坐原從先兆也公配貞夫人水原崔氏吏
曹判書翰漢之孫考永康別坐世臣娶安鎭川宋氏以
嘉靖辛卯生夫人少而聰警婉娩及歸公拮据佐公
儉不以有無累公飭勵諸子不徒愛也公與夫人白
首相莊傍絕姬侍夫人於戊戌春方在京病而公即
世哭公悲痛病遂劇以五月二十一日亦卒得年六
十八與公同窆有丈夫子七女子二曰擇善奉務郎
先公殁曰明善早夭曰好善文科歷司憲府持平卒
官忠州牧使曰晉善文科以弘文館校理薦拜吏曹

佐郎今任高城郡守曰達善生員曰啓善文科歷兵
曹佐郎出典郡縣累以治行超遷拜南原府使曰樂
善亦勵博士業女長適軍資監正洪世贇次適宗室
昌原守世義擇善娶李忠義衛光洵女有三男三
女男宗夏康夏吉女長適幼學李侑次適生員金昉
次幼好善娶李司直德符女有男夏挺晉善娶尹忠
義衛文老女有三男一女男夏昌夏衍夏明女適幼
學金鼎達善娶金參議戒輝女有一男三女夏慶女
長適幼學李垌餘幼啓善娶李承旨忠綽女樂善娶
權僉知滉女洪世贇有二男五女長洪衍登宣傳官

次洪得箕女長適正字金誠立次適幼學柳爾餘幼
昌原守有男生寅曾孫亦多皆幼公資端行粹生平
不嬉戲問學夙成自童丱在季父東洲公之門學徒
數百指公爲寇恬穆鮮所好不與物競其居家未嘗
問有無旣長畢嘗析著凡田畝之肥磽臧獲之少壯
悉推與姊又以公承祀之產分與之且不喜交游造
請公條杜門處獨潛意竹素日玩繹多所自得以至
九流之書皆所旁通晚歲好易殆忘寢食其接人溫
然若傷人有語及人短輒掩耳不欲聞子姪若閭通
報必呵止之曰書生當勉書學古而已朝家之事豈

汝所知所治州府洗手奉職而惟務便民常有去後
思云記余郎鑠曾時議堪諫官者余言及公同寮曰
晉後曰退謂人曰尹其乃舉歲某可惟世夫以介然
恬靜不詭隨能自立乃公所長則諍臣之選宜莫知
公事雖未就窮自喜余之尉薦公非謬也余旣据狀
而叙其概復系以銘曰
臧在我東若唐崔盧公長名門發軔榮途不假吹
噓公顧自亨歷亨維何循吏著聲嘉乃治理陞秩
通顯游登貳卿南曹是踐竟致青雲并湛終衾諸
男嗣訓賢科繼鑠象賢肖德餘諭及古將有幾竟祖

媿義齋芳同歸于蔵欝彼遺阡我其銘之永安千
年

吏曹正郎李公仲悅墓碣銘

蓋在嘉靖乙巳權奸秉時竊國柄誣名公卿以下為
逆亂而芟刈之其禍至丁未未已吏曹正郎李公亦
寃死謫所聞者至今悲之公諱仲悅字習之系出廣
州遠祖諱集仕高麗官至判典校寺事號遁村能詩
有節槩與牧隱圃隱陶隱三君子相推重典校生刑
曹右叅議贈領議政諱之直叅議生議政府右議政
謚忠僖公諱仁孫忠僖五子俱擢第至卿相推忠佐

翼功臣刑曹判書廣城君贈左議政謚文景公諱克堪於次爲第二卽公之高祖考也曾祖考諱世佐判中樞府事廣陽君贈右議政祖考諱守貞弘文館副修撰贈領議政顯考諱潤慶兵曹判書妣貞夫人高靈申氏禮曹判書德彛之後鎭岑縣監宗河之女公生而神氣秀穎自髫齔不就外傅學于家庭弱冠業已大進遂中己亥別試揀入承文院爲正字薦藝文館檢閱辛丑陞待敎拜弘文館正字壬寅遷承政院注書還拜弘文館博士陞副修撰轉修撰薦授吏曹佐郎癸卯兼 世子侍講院司書以洛文點馬赴龍

灣公善楷法咨奏之寫多出公手甲辰李芑以巡邊使往嶺南芑舉公及直講金振宗為從事官振宗謂人曰我則已矣其何罪也正坐乃翁之故耳盖判書嘗亞諫垣而振宗為獻納同糾芑之庇險芑深怨之至是人為公惧是歲陞刑曹正郎遷吏曹正郎兼承文院校理乙巳　榮靖王賓天大獄起李煇被訊置對引公為證公為門户計不得不分疏時議以公無他腸不之問然坐罷丙午兩司追論李煇株累事謫公甲山丁未春兩司論執加峻公竟不免聞命不亂裁書親庭言身後事遂就死距其生正德戊寅年僅

三十公狀貌秀偉儀度整肅美質固得之天植而誘
掖又資於賢父兄中心好善定交一時之賢猶以爲
未也慨然尙友千古以果名其齋事親篤至承奉無
違與諸弟友愛甚事叔父母一如奉親公之始學判
書命受業於叔父領議政公勸課甚嚴不假色辭惟
終日在傍讀書聲琅然不敢出與群兒戲敎至成長
而里閈之外鮮有識其面者公嘗曰人之畏父兄孰
有如我者乎公之在朝李退溪忘年而相許又與丁
舍人柳眉巖盧蘇齋諸公友誼甚孚待人誠意藹然
見之者皆知其善人長德然以在吏部銓量人才藏

否激揚一以公道而無顧籍心遂招怨謗公嘗以尹
春年擬北方郵官尹深嗛之及時事變而蓄憾者得
志以虞劉報纖芥之郄尹遂與其儕指公爲煇黨證
以擇賢之說而甘心焉蓋立身事君斷不習所學而
橫遭不測之禍痛哉禍將及公之友金公鎧丐於尹
俞公絳懇懇於陳復昌請貸其命陳尹噤然而反恐喝
而人無說而退云 恭靖王末年頗悟奸臣誣陷狀
漸開昭釋之路令 上戊辰仁順沈大妃攝政承先
王志追雪乙巳寃枉盡還流竄者公之家貲被沒者
亦許還給明年庚午又命復公原職嘉靖癸亥移葬

揚根郡高要洞先塋之北配恭人揚州趙氏同年章事孟之後考諱德壽文科益山郡守外王父別提李德濟韓山牧隱之後恭人後公二十五年而沒祔葬公兆公有丈夫子一人曰士溫前司饔院參奉娶惠義衛權常女生一男一女男必達娶水使韓弘濟之女女適忠義衛李鑌生一男三女縣監成浚發察訪金璡又其壻也其餘男女幼不章必達早夭只有一女無后士溫乃取堂弟士修第三子必成爲后夫以公之名家子而仍八世科第以進業遂甫始其地望非遠到不止而時運一變滔禍波及隕於非命神

人所慟尚賴有其後以慰其寃而顧乃至孫而中絶求後於旁親何以勸為善哉天之報施善人者繆邪抑神理之茫昧有不可詰者邪嗚呼傷哉系之銘曰

有玉於斯瑚璉之姿華美方試斬伐隨之玉碎何徃濱陽之阡魄棲其宅精光燭天

南君軫墓碣銘

君諱軫字天章系出宜寧其先有諱鎮勇仕高麗官至大將軍生樞密副使君甫副使生偕巡衛郎將系胝郎將生靈光郡事天老郡事生按廉使大蕃按廉生政堂文學佐時政堂生深深受知獻陵特賜城中

劉家拙卒官內贍寺正生儀賓經歷尚明僉知軼即
經歷之子而於君爲高祖曾祖弘文館副提學李堂
祖生員獻父世傑娶海州崔氏淑仝之女以嘉靖庚
辰生君君三歲失怙恃又鮮兄弟鞠于振威外家年
及舞象慜自謂在鄉村失學雖以成人遂逗京洛依
伯父察訪世禎請業不怠每以不及事親爲終天痛
而濡泣追慕常謂吾生不知父母之面又不知呼爺
孃寔天地間一罪人也生平絕意進取恬靜莊穆日
取經史讀之殆遍而惟不尙詞華門丈鄭判書百朋
兄弟位居卿相多君行誼勸之仕君曰既未之學敢

言仕乎居家雖窮匱未嘗干取於人逮子應井除官霑祿內外親之窶待而火者若而人而曰君賜也寧可不分之宗黨乎性又剛方喜稱節義嘗誨其子曰人當自重而不為威武屈一遇得喪顛穫而變其守則非夫也萬曆己卯正月病乱卒得壽六十以其年四月葬于果川縣方背洞艮坐原副提學墓下妻東萊鄭氏後君十一年以萬曆庚寅十二月卒壽七十三合祔君墓鄭氏參議光國之孫別提忠賢之女婉嫕有淑姿拮据佐君儉而肅括其家政足稱南氏女史矣有丈夫子二女子一曰應斗娶學生朴芸女無

后曰應井永同縣監娶司果李得坤女繼娶部將崔
儀女女子適學生高應奎縣監有子曰晛爲崔出有
側室子曰曝晛娶儒士鄭呂女曝娶主簿權憲女高
氏女生一女適宣傳官李滓宣傳生一女適司諫院
正言俞音曾正言生一男一女皆幼余獲習永同固
竒其飭躬自厲而與用事僮僕同苦樂今以君之事
行而始知其訓成之有自也夫以君之務修隱德而
名不出里閈非有以闡幽則爲能聲施後世哉永同
請余以不朽計可謂善用孝矣銘曰

是惟南君之藏而有媛衍爲封德不食其報不爽

者矣如曰不信視君子若孫之賢

贈左贊成趙公德源墓誌銘

故司諫趙公既卒之三十三年公之胤漢興君公瑾出牧廣州謂余於公一時同寮玉堂知公也詳子其狀而請余銘義不敢辭按狀公之考礪山郡守諱憲娶成均學錄吳潤之女以嘉靖壬午九月十三日生公公諱德源字景混天品豪邁而少時失學年至十五唯弓矢是事尊章憂之一日戒勅之公即棄擲武技專意儒術端坐一室晝刻不輟如是數歲便成聞人年至二十二中癸卯進士癸丑登文科別試第三

人分隷承文正字以選補承政院注書乙卯秋湖南有倭警因設兩南評事而以公之善武藝拜慶尚右評事丙辰官滿拜咸鏡道都事丁巳入補成均典籍戊午春拜靈光郡守己未以疾辭歸而見忤權要久失官守庚申冬始拜典籍辛酉春以禮賓判官拜司憲府持平未幾遞拜典籍此後出入兩司轉掌令至執義由獻納拜司諫且薦侍講院文學弼善等官其年冬叅弘文錄壬戌拜修撰校理應教皆兼知製教陞典翰未謝恩移拜侍講院輔德蓋公於巡歷湖南之日權貴有以私事相屬者公不從故深銜之至是

雖因有擇授春坊貴久効教而除公是職然其寃
公左遷之也方惧重傷之不止此癸亥冬十月又被
權人之搽累至於削職退居揚根地者餘二十年終
未蒙恩宥許草堂歸倫知權貴之甚間常稱其寃而
公則以罪嚴自處斥去紛華惟摟忠猷訃竟未得還
朝以壬午秋九月二十八日終于所在之鄉得年六
十一以是年十一月十九日葬于廣州中道學堂里
寅坐申向之原從先兆也公之先漢陽趙氏有諱之
壽為高麗僉議中事乃其始祖也其孫諱良琪龍父
爵為雙城摠管副金方慶從征日本及還獻得元廷

年纔十三帝奇之賜玉帶錦袍曰服此東歸娶良配
生賢子孫世世致力於我子孫如汝今日事我也生
諱曒門下侍中著克復雙城之勳孫諱仁璧贈漢山
伯襄烈公有廓清登州之功襄烈尚淵武大王女生
右議政諱淯以國壻受知於 恭定大王疾病日親
臨視之於公為五代祖高祖諱鱗同知敦寧曾祖諱
云明司饔院判官祖考諱英後年十八中司馬未踰
數年而卒此公之世系也公沒後十一年壬辰因男
公瑾陳言籲冤而得蒙恩命復其職公之冤始雪於
泉塗而公之目得瞑於地下矣是年四月晦我國被

島夷之亂　先王去邠而男公瑾以社稷衆奉奉社
稷諸主以從今上即位之五年壬子疇功行封而以
公瑾奉社稷主有功錄衛聖二等勳而推恩贈公純
忠積德補祚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
禁府事世子貳師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
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漢谿君祖考生員贈通禮院
左通禮考礪山郡守贈承政院左承旨妣吳氏贈淑
夫人皆以漢興貴推恩而追贈云公奉養偏親盡其
孝待同爨女弟致其友愛性姿魁偉而將之以果斷
才略不常文武備具人皆目之儒將許事之進亦用

是也公之見罷歸素無營産地可歸處而只有數畝田在楊根地乃依歸於是處勤苦積稼穡而如其非義也則一毫不屑竟致成立家業子孫有所依賴焉公喪室後畜二姬眷顧頗深一日忽念畜姬于家慎有後慮即割愛而斷去之不必留云公之為應敎也某以修撰参同寮竊窺公慷慨激烈奇男子也及公退居楊根村舍某差英陵香使後按監司節先後詣英陵輒訪公于村居公果家道温裕而所居處卑湫陋隘人所不能一日堪也某謂公家道頗裕何自處之若是耶公曰吾得罪朝家斥居田畝豈敢自飾其

昏虐孚廣牧公先意啣訓方亂初百僚奔潰時獨能以纖任奉社稷主終始不渝竟能策功衛聖贈公左贊成又追贈先世三代孝道上窮而又且垂庥世祿廣牧公可謂善用孝矣是宜銘銘曰

天之所賦於公者既魁傑可用之才初何賦之又奚摧之輕試而斥一斥不迴惟廣之原松檜蒼然精氣不散起伏蜿蜒里號學堂先壠攸在有媛寔從永安千載賢器等勳誓指河山推源所自贈公崇班躋而不振再興今日者耶慶延後嗣可徵銘石者耶

僉知李公幹墓誌銘

惟李氏系出 王室孝寧大君諱補即 恭定大王第二子於公五代祖也孝寧生誼城君諱寀誼城生雲林都正諱偪雲林生杷城君諱指同即宗室毋論嫡庶而杷城以上皆嫡派也杷城生豊德郡守諱光胤豊德娶慶州李氏司饔食直長夏臣之女以丁亥三月六日生公公諱幹字幹之生未十歲失怙恃養於王母家自其兒時嘗愠已不處儼若成人及長謹厚卒習不置畦畛有長者風庚申春蔭補典設司別提辛酉秋移圭卒館癸亥又移禁火司皆仍別提乙

丑陞內贍寺直長丁卯夏陞司宰監主簿俄遷司憲
府監察未幾出監抱川縣一歲中詔使前後至供頓
之具便宜措設民不知擾適遭監司換授江原之金
化縣抱民銜公惠政至立碑追慕在金化莅事凡九
閱月以病免庚午除井邑縣監五年而遞民之思公
一如抱民會懷德缺知縣觀察忠淸者啓請擇授以
責蘇民望議以非公莫可遂除是邑在官六載政清
民殷治最一道壬午夏陞慶山縣令以治民第一賜
表裡褒典也考滿又陞溫陽郡守郡在兩湖孔道公
始至繕甲兵廣儲峙常若有事者人莫喻公意及

壬辰之亂南軍之勤王者率取辦於此始服公之見
時一郡吏民泣且進曰公無兵守賊至近境矣時而
在郡公曰吾知死於封疆而已不知其他毅然不動
吏民莫敢去者褒嘉仍任半載而遞甲午秋除司僕
寺僉正乙未陞典設司守其年秋特陞通禮院相禮
公以年至乞退命付軍職不失其祿丁酉夏恩命特
加折衝除五衛將以長子牧使治績有勳故也衛將
未久以老病申前請退于黃海之鳳山戊戌春病歿
以三月三日歿于其地得年七十有二公居平聞人
善欣然若有所得如聞過尤則默如也尤不喜與人

爭辯以是人無怨惡之者其在家篤於親故而不遺
疎遠居官廉白奉職而勤恤民胥故從官四十年廷
無貶議復歷六邑考常居最非有過人者而能若
是乎公凡再娶初娶通政晉州牧使金泓女金慶州
望族也後娶連川縣監張景良女領議政順孫之曾孫
也有丈夫子四人女子一人慶祿慶福即金出慶裕
以下皆張出慶祿吉州牧見任濟州慶福儒士慶裕靈
岩郡守慶禎亦儒士先公早沒女適繕工監役朴承
黃牧使娶司憲府監察李學曾女生三男聃曙昕六
女長適黃瑩中義州府尹璡之子次適李義培內資

正洽之子一女幼慶福娶陰竹縣監安璵女無嗣靈岩娶朴文佐女生一子尙幼慶祺娶造紙署司紙洪潤先女生一女監役無后公柩之自鳳山返葬也又特命所過各邑津送而七月一日葬于楊州松山里子坐之原即豊德公塋側云公旣壽踰七旬位躋顯秩差若無憾而牧使以盛年至二品靈岩紆郡綬諸孫秀異將見頭角所謂來之以德者耶慶祺之女即婦于余之子尹瞰其家問銘於不佞義有不得辭者

銘曰

太支於今不替有聞公由陪扈治職以勤嵓邑纍

印通班拖紫七袠享壽諸男趾美揚洲一域松梓
蒼然寔公攸寧君子之阡

月汀先生集卷之六

月汀先生集卷之七

祭文哀詞

祭慶林府院君文

嗚呼相君至斯極耶經濟之姿遽零落耶痛矣地中埋玉樹耶鞭虹馭箕尾不少駐耶公在公車名播一時兄先文公余後相知策名差池共立朝右公入玉堂試揮翰手妖乾積孽神人同嫉公奮其筆上章請誅義正而嚴文多奇氣都人傳誦洛陽紙貴高峯邃學眇視輩流獨於公文嘖嘖不休既優文事復長武略蹴階陞資懷章塞上既西而南撫戎觀風凡所遊歷

克成厥功入貳兵政俄擢正卿運値陽九醜虜構兵
先鋒内逼塵遍灤址公膺元帥軍事孔棘對壘劘壁
敢遺餘力大駕還都披荊舊國公以議臣日仕遑局
上所倚毗予心汝沃既長二曹司馬冢宰戎政畢舉
賢才漸採相席有闕簡在聖聰丞極長者乃以授公
既荷親擢秖衆拜命譬猶平陽鎮物以靜下摠百揆
上贊化源功則補天行成位尊庶幾黃耇以副加額
豈意一疾天奪遽迫大斗辟垣喬峯隕岳七旬未滿
百年瞬息嗚呼哀哉天以與公大人之量圭角不露
彼此無障深沉渾厚狹中者盖賢愚皆喜多與寡仇

今焉已矣朝野同噫巷哭流唁鑑亡騰悲永閟光儀
柬之一棺其史甫青其骨已寒嗚呼哀哉余以無似
論交自少相逢青眼幾承懽笑旧情不替猥托深知
追惟平素臆淚自垂觴酒豆肉訣公終天至於弊帚
公所聽然侑以蕪語少露微忱公其我顧庶幾來歆

又 忠勳府致奠

嗚呼公之在世而朝野有所恃公之捐館而閭巷共
纏悲豈非公之存而為能福一國之蒼生公之歿而
無以繫一國之安危者乎盖嘗觀公之平生早擢巍
科敭歷清將登金門而上玉堂偨文館而步冊墀華

聞曰搢紳爵自麋洽廷中之望而稱以鳴謙躬朝右之譽而收以自卑深厚邁俗之學足以襄皇猷超邁入神之識足以達時宜有尊主庇民之才而不自多其能有匡世及物之德而恒頫竭其施豈惟巖廊有効忠之臣抑亦學者得可法之師至於蔚然之文毅然之武蓋公之餘事而其俊彩威風亦為一時之推方其摠師於都城失守之後崩潰離析罔或自保自持尚且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無有為於不可為逮夫拜相於國勢稍奠之餘振撼擊撞是鎮是定庶幾起十年之積衰既勤勞而憂國致疾疢之難醫値萬帝

之白雞騎天上之尾箕莫究興國之謨莫竟王佐之治耿耿朴忠封緘在髓而顯融昭朗之心直到重泉而不變務聖上軫中台之遽折青禁慟賢傅之長辭賜祭寄鑑亡之悲喪則命有司治之公終始蓋無遺憾於斯等獬閣同盟鵷班舊知每過從以相好荷交誼之殊私金章紫綬久挹趨朝之光儀白髮蒼顏時接對酒之容姿自擬陪遊無有窮期何稀年之只隔一月奪之遽而曾不假公以少遲沉痛在心有淚交頤想典刑之如在杳雲馭之莫追有酒在觴酹公此詞公神流行尚其來思

祭清江李公文

大司諫尹敬祭于清江李公之靈嗚呼維公而止斯耶身騎箕尾還長辭耶電光石火杳難追耶脩短菀菀誰所尸耶矯然英聲後世思耶云亡興嘆殄瘁詩耶嗚呼哀哉昔公西遷分手南坡丁寧祝公頤保天和相思千里日月飛梭中間音耗僅一相過公有家嗣繼欒巍科倏焉則已舐犢悲纏窮荒海隅誰與節宣二豎乘之一疾沉綿楓林關塞奄忽百年孤魂北望素旐東旋迢迢旅櫬越幾山川卽路有期文上歸舡終天永訣有淚如泉嗚呼哀哉惟子文章蓋難其

伍一洗骫靡寘心往古咀嚼左氏韓柳并取吐辭雄
健自闢堂户闖諸同甫文中有箾公寔其然有目皆
覩登三不朽炳烺東土咸矣賢儁擭次將犖不鄙謂
余相期就緒追惟平昔在我寧拒詞以述哀敢并略
叙何以酹公東綐芳醑公其不昧一聽我語嗚呼哀
哉尚饗

祭治隱吉先生文

麗籙告竟聖人受命萬物咸慶一世所趍冠蓋京都
名教孰扶特立維公獨抱精忠不昧帝衷眷眷所事
質之天地豈敢或貳宗社烟沉黍離哀吟憯憯其心

西山餓夫澤畔之枯異世同符自天召之慷慨激辭凜不可移匹馬南還却掃閉關匪爲淸閑親承圖隱得聞道蘊持守益謹竹塢移床靜對緗縹妙契天光秉義孫貞學以成之烈烈轟轟自靖于已彝倫人紀百世以俟吳山一方披豚榛荒緊公所藏金偏業〻上磨蒼穹永饒高風貧此頊蓋公不必留我思悠悠

祭都承旨李公文

海平府院君尹集謹以淸酌庶羞之奠敬告于近故承政院都承旨藥圃李公之靈嗚呼以公淸白之操無瑕之譽上之可以端委廟堂贊元經體次之可以

官聯八座預聞國政而位僅三品而止以公華國之
才如椽之筆曾不得典文柄展斧藻而鳴一代之盛
將使後來之人攬公之詩而惜公之只儲養於東湖
而已天既畀此全才而乃復尼之使之低回迍邅障
一級於亞卿而不能前者二十七年而竟以此終若
此者非余之愚所能明也講席西清蜀部東銓霜臺
諫垣荐歷清華而望宗俱隆既而白簡暴發出入處
外朋儕奔波公乃遠謫遷矣杜鎮匪人所居而安之
若命曾不僨挫陽九禍慘兵塵忽起播越之際脫公
冊籍而亟賜之環復公前職而處之都諫人望際遇

若可陞遷而猶未也此則公之歷官終始也惟先上
公近代名相相業焯人耳目公幹其蠱克紹其緒雖
位不滿德而信所謂能子矣承家趾美者豈在於官
爵崇庳之間哉若乃孝友絶倫而行不出於家庭恬
靜寡慾而節益礪於暮境交遊不妄許可常愼闇然
之實久而日章人有言一代眞士夫必曰藥圃公公
其今世之全人哉余與公相識在弱冠之前庠序較
藝作隊相隨大科釋褐我先公繼賜暇湖堂聯裾玉
署同處日久論懷無間氣味相似鹹酸不爽禍網之
來義無獨殊榮辱過眼變滅浮漚握手一笑莫逆於

心晩歳僑居幸與公隣杖屨過從不煩杲下掇謂自此白首青眼論文倒意者盖不可以數計孰云一疾遽爾觀化豈其厭末世之洿濁超高舉壒埃風而追列仙之籍於上清之界耶余雖後公而死在於世者能復幾年惟是畸於末路而失我良朋慨然而嘆泣然而涕大招長此而不能自已者公豈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右參贊李公文

海平府院君尹某謹以酒果之奠告于近故議政府右參賛鵝川君李公之靈嗚呼𥡴牧接起以文章達

中制科於中朝大振厥聲而天下固已知韓山之李後來趾美代有其人奕葉華顯左右熙運至公之身而一門卿相乃有四人可謂盛矣然公溫良謙退曾不以行能先人篇章秀發追古作者而曾不以文藝自居盎然其春粟然其玉士大夫之所屬望都人之所加額者常在於公而顧以士論携貳與時相左曾不得柄用於世論其官止於大宗伯而已殆所謂位不滿德者耶家有令子玉樹羅庭緯武經文咸作聞人喉舌摠戎其進未已謂公不食其報而遺之後人者耶不佞啚以於公而徒以寮寀之誼得以接下風而

聆餘論者三紀于玆披寫衷素洞見底裏雖離合有時
而襟期無間嚮往慕用常在於公俯仰宇宙知我者
獨公而今已矣不佞之餘生將益鮮懽矣獨立窮途
黯然而傷汪然而涕流水之調誰爲奏之嗚呼落落
穆穆之姿藹然長者之風將不可得而復見之矣豈
其乘雲霓而登列仙之籍超塵世而躡上界長與驂
鸞駕鳳者伍而回視曩日之浮生曾不置乎戚戚者
耶嗚呼余髮種種而末照已頹後死之期能復幾許
申椒畹蘭以佐湛醑一訣終天萬念惻楚公其知也
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最少子瞰文

維年月日乃翁使汝姪擇之悅之以清酌時果庶羞之奠祭于最少子瞰之靈嗚呼余於先大夫為最少子先大夫年四十五而余生汝於我亦為最少子而余亦年四十五而汝生余年纔十三而先大夫棄諸孫余嘗念汝年十三則我將不得在世乃汝年十三而汝之母夫人先余而逝余才無可稱而濫躋極品可謂僥冒矣此外有何行負神明而酷罰加焉汝兄之化為異物者屢矣十年以來幸無他虞而今也天不悔禍汝又摧折於余之眼前慟哉慟哉汝年十二值

亂離備嘗艱危而幸得成長方勉書勵志而疾病乘之遽至不救貽我情鍾之痛五內無所痛哉痛哉聞汝自去年瘧疹之後不以藥餌調護為事而過飲生冷今秋汝妻祖母之喪也汝往返松山至於再次中路委頓而病殆以疏我為人父而不能預防汝病俾免夭札而乃於病不可為之後雖遑遑於醫藥顧何所及矣言之痛心嗟乎余之諸子婦貧而告匱於余者相屬也今乃聞汝之未死獨囑汝妻曰我不當復以窶而有求於親家絕勿爾也余嘗憐汝家無求於我妄謂汝產業稍裕汝死之後始知有窮乏之時而

絕不以干我也此孝子之用心也可不謂賢乎慟哉
慟哉汝之有室至於十年而顧無血胤今乃求嗣於
惟汝仲兄之第四子原明而將以為後咸曰汝志余
不敢違汝其知也耶慟哉慟哉汝之葬所擬於汝母
丘壠之旁而汝之妻父母無子而已葬于松山墓祭
只汝妻主之汝若從母夫人之阡葬於長湍則汝妻
以其父母孤魂無托為言余聽之哀其辭而不能強
也余之在世亦復幾年死者有知而魂氣無不之
則汝與父母雖葬於異地而魂氣則有時而相從死
者如無知則地下更無相見之期而体魄之葬又當

在於各處矣嗚呼痛哉終天之訣在於今日乃以古人所謂無驚無恐安以即路者申以喻汝汝其知也耶嗚呼痛哉尚饗

再祭亡子瞰文

維年月日乃翁使汝姪尚之因朝奠告于亡子瞰之靈當汝得病之後徵聞醫者之言則汝之病革或以鍼灸而發然余聞之而未信也及汝至於不救醫者乃言凡人之背膂俱近於五臟灸胸則不灸背灸背則不灸胸蓋恐火氣盛而交攻熾於五臟而難治故耳嗟乎汝何以得值曼庸者而並灸背胸乃不以告余

又不聽趙生矣救止之言輒令妄庸者下手施灸以致熱氣熾於臟腑而藥力不得行遂至奄忽我爲人父不及知而救止乃於翌日得聞此乃終天之痛也古語所謂不免求火父母之罪者我實當之不知汝既死之後能知追悔耶痛哉痛哉汝之葬地既定於松山而得之權姓人故墳之下聞權是氷母之姓族頃日往審其地使兒輩見故墳表石則乃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權仲獜之墓曾記氷母之見謂大司諫乃曾祖考云其爲曾祖或祖考則未瑩而氷母之先祖則無疑矣卜兆初以近妻家丘壠而乃卜於

外家先祖之墓下此固已幸矣恐汝未及知故具以

語汝汝其恭倍外家之先祖安此幽宅永定在於明

日一訣千古嗚呼痛哉尚饗

祭大司諫權公墓文 仲㦖

維年月日外玄孫女壻海平府院君尹某敢昭告于

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權公之墓永母實權氏永

母嘗謂大司諫乃先祖其為曾祖或祖考則未嘗而

永母之先祖則固然矣某不幸有少子尹瞰之喪其

妻家葬山在於松山要近其丘壠卜兆於故墳之下

而審其表石則乃大司諫之墓雖是異姓之孫同祖

先枝派得地於塋域之下似非偶然敢以酒果告厥
事由庶其保佑永無後艱尚饗

祭贈驃騎將軍史公文 儒

維年月日海平府院君尹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
告于近故誥贈驃騎將軍史公之靈小邦遘禍海賊
跳梁兇鋒所觸倂失金湯一敗奔北籲章倉皇命
徃救師出遼陽桓桓我公統率前行直渡鴨水南覩
龍驤推鋒徑進氣劘穹蒼痛矣箕都克斥犬羊惟
公嗌手誓搤其吭一鼓登城賊徒震惶奔潰南東竟
溺餘艎奮前摧堅寧顧一死匹勇既靡亢殺亦過當

方期全功遽爾睛傷師旋未半天奪何忙白日失輝
大星収芒百身莫贖天道茫茫我邦不禄若濟無航
旅櫬歸來悲動一鄉人誰不死死有其芳戰陳之勇
先聖所藏馬革之裹伏波攸望帝曰嗟哉將失其良
甄烈贈秩册詔煒煌瞻彼醫閭屹然雲傍公名與俱
千禩無竟孰謂公沒其存者長公駐龍灣我曾趍陪
公之馭軍我所備詳整而不擾拊循有方士服其恩
又畏其剛秋毫莫犯案堵耕桑邊民胥慶我爺我孃
英姿雖邈遺愛詎忘我来自東嗣命吾王閔其空
館安公几床使事方殷一爵未遑今爲瀕行非簿是

將看疏雜進芻舟蕉黃萎桃觸目痛割中腸無緣歛
覩有淚浪浪噫彼妖氛尚遍我疆公神在上庶掃攙
搶一聽我語来擧我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豊壤君文 趙儆

維年月日海平府院君尹謹以酒果之奠敢告于趙
公之靈嗚呼余之娶女於公之家今幾再世矣當時公
尚未冠聞業於余公學纔成而一朝乃捨文而武每
嘆其發身之晩而氷岳未及見也公旣以韜鈐奮跡
而太礪廉白之操所至官事畢擧聲稱特著其超陞
堂職去中科纔八年耳壬辰倭難公以防禦使馳往

金山將而無軍猶且直前搏戰被賊釼傷頭顱爲麾
下所救幸脫其年丁毋憂以金革起復仍隷都元帥
營門幸州大捷以中軍陞嘉善 上之還都公允爲
訓鍊大將操鍊有方得士卒心亂後武將起復多不
顧禮文公獨持喪禮以終三年其拜耽羅牧也清謹
恤民治爲第一耽羅卽我國之巖壯也公之遞還祇
持州馬一匹而來州人立碑頌之至今嘖嘖不已以
黃海兵使叅宣武功三等蓋以幸州戰捷功云陞資
憲追贈永君賛成封君古所謂錫榮考妣孝道上窮
者耶公喜觀綱目求於余得一帙稍暇不釋手公之

清愼其舉朝所共知及其爲水原防禦也乃被外飾內
貪之叅而見罷若爾則於陵仲子亦可以不廉而紀
之矣修郤而指無爲有乃至於是乎痛矣夫公之摠
兵海西適宰相有國婚公所送婚資獨少宰相嗛之
及關西松兵之有關備局啓薦可者公名在首宰相
一筆勾之公之居官雖兵營大府遞來時不持官物
行李蕭然公平生儉素自將陞堂之後出無綾段之
服喜着木綿衣盖其性然也先世所遺家在城東門
外兵火所餘只如干間公仍居而不竟重創即可證
其廉白矣余與公少而同處驩然相得五十餘年猶

一日也余之同氣凋喪已盡妻弟之親唯公一人而緣居止之遠不獲鎮日相聚頃者至欲卜居於公第之傍以覬同處而未果公患義疾閱七箇月余蒙恩暇往掃先塋日午還洛而公以其日之朝不救遂未能執手永訣問所欲言此余之沉痛而不能自已者也雖然死者如有知則余已耄矣其在世能復幾許死而相隨則其別無幾而晤語之期不遠矣其果然耶抑否耶以公之生而廉介無玷殁而其神想必不墮重陰而或在鈞天或游寶林余之今以觴酒豆肉而酹公者只以嘗寓而一臨尚冀少緩而無遽返也嗚

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室夫人文

維年月日海平府院君尹敢告于亡室貞敬夫人豐壤趙氏之靈嗚呼人固有一死而在夫人則有不忍說者方癸巳春夏夫人覊旅千里棲息定州疾病沉綿余以 王事自龍灣回駐宣城顧以接待經略不得輒離軍門追聞病革請告馳省而中路乃聞凶訃喪亂憂愁之狀疢疾慘痛之懷所欲開陳於我者想應千緒萬端曾不得面相訣而奄然長辭夫人於此目豈瞑乎痛哉痛哉懷抱中物眼前摧折化為黃壤

者詎止一再情鍾之痛爲如何而當我鐫職退居之
日夫人隨我於海濵庶得優游鄉曲偃息自知而子
訃又到驚悼更深其所以傷減性靈者何限繼於亂
離之際悤親見背痛貫肝肺長途西邁適屬冬寒心
火內焚每嚼氷雪以救其熱此豈是存之道乎奉孟
夭年遽即長夜痛哉痛哉今玆兵禍鬨鬪所稀奔迸
星散一家不相保庶幾干戈稍戢疆土再安獲返京
洛更伸歡敬復見孟案以娛餘生而夫人不待矣痛
哉痛哉我拙生理罔知有無尚賴夫人善於治家處
貧約若溫裕使我無內顧之憂屬玆衰境失我賢助

從此一家纖微零瑣之事皆關於我有不可堪者而一躰胖合之義百年偕老之願並歸於虛矣痛哉痛哉邈矣吾無鄉子煞權厝余復啣命奔走不暇四年而後乃克返葬矣臨湍之兆辟近先壠宗是新阡已涓吉辰將以　月十六日壬子奉請真宅永就窀穸靈其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沈領府事文　守慶

維年月日海平府院君尹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近故議政府右議政沈公之靈公之蘊生始自真宰間氣鍾精山河委彩壽逾八袠身到三槐介宗

無憾我獨含哀追公平素一言以酹昔在先朝蒐才
中外大科取士粉袍造庭文如瀾水公遂先鳴選擢
龍頭望重鵷班徊翔鑾坡潤步道山白玉堂深青雲
梯遠賜暇東湖蹴踐藝苑喉舌是司旬宣是寄晋八
座秩冠司馬位旋擢貳公大拜端揆際遇雖晚人望
所萃公堅素履不激不隨以滿解一心匪他運值
陽九兵火滔天翠華西還故都蕭然公在西樞叅決
國政夾輔中興朝野起敬如雨霖霈若雲潤物神功
不言默贊黼黻在周及宋畢公潞國公乞休退恩許
斯亟賜之机衮聖眷彌深歸來丘壑魏闕繫心晋公

綠野比跡惟公庶幾九十祖割泮宮孰云一疾奄觳
秦春胡寧殄瘁奈此鞠凶惟公懿行豈待余序孝友
絕倫淸白勵操政事文章無施不可惟此全才在古
亦寡公擁鐵節余作屬吏公長京兆余實僚貳屢蒙
提挈幾承矩誨維是宜行觸事多悔國士之知報酬
無路公旣大耋余亦遲暮今爲永訣有淚浪浪公神
流行尚擧余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都元帥文 權慄

維年月日海平府院君尹譴以淸酌庶羞之奠敢告
于近故議政府右叅贊都元帥贈議政府左賛成權

公之靈公歸自南已難救兮病根既痼俞扁走兮問疾省公我心悲兮忽殲此良不憖遺兮擢甲我東九封君兮相門有相古有云兮公何遽逝未究用兮眞宰茫茫不可諗兮昔彼其平兵塵漲兮公整我師期撫峴兮幸州孤壘當賊衝兮公誓將士屹崇墉兮背水血戰氣逾奮兮遂摧強寇始雪憤兮餘威所震賊宵燧兮復我漢京撫我黔黎兮基我中興功第一兮忠勞勇略 上所悉兮倚毗方深乃長辭兮謾語虛喝痛噫嘻兮神如有知目豈瞑兮苦語吁公公不醒兮念昔少時同函丈兮與仲及公偕偃仰兮中間雖合

歲屢變兮頃年秦從天借便兮頭流山下近公幕兮鎭日追隨忽懽謔兮慨念時危共嗚咽兮同奠于室心激烈兮青眼相對月屢葵兮分飛星散日纔浹兮洛下更逢袓卒卒兮孰云今日竟奄忽兮將星已隕長城隳兮我來哭公悕靈帷兮追惟平素淚浪浪兮公神來格擧余觴兮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判書文 雲翼

維年月日海平府院君尹 謹以酒果之奠敢告于近故刑曹判書張公之靈惟公妙齡秀發脫穎超羣出語驚人㵎然其文君門射策遂以先鳴壯元

滎進縉甚高名青驄白簡乃及指灾駭幾條發荊棘
路開幾逐天北關堀然再籍兵禍滔天恩宥斯亟前謾
見直聖眷荐加帳舌旬宣浚績方嘉擢長奥鴻肺石
無冤佐尊八座人望高軒方期壽考晚節寒況孰云
一疾不祿興嗟君有高堂鼎養伊誰彼蒼茫茫理不
可推奪公長筭貽痛庭闈公目豈瞑我涕交揮人生
脩短果孰尸之百年之壽公未半之千里發軔軸折
中塗如鵬扶搖翼摧雲衢嗚呼哀哉提督之來公膺
儐接久處戎馬身輕一葉島山剿賊迫近狂猘嚴冬
露處腊鑠榮衛羡疢已痼鍼石曷施夭閼天年竟不

慭遺頃公来訪顔瘦神王曽未浹旬大招遽放摧我松桂化爲黄壤大夢一覺莫追精爽莫莫厥嗣頭角嶄然趾美踵武行驗他年老夫無似醎酸幸同失我良朋慨然以恫仰悸天哉俯嗟人理居平交誼一朝已矣觴酒永訣孰知我悲靈其不昧來鑑余詞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判府事文 賛

維年月日海平府院君尹 謹以酒果之奠敢告于近故判敦寧府事宋公之靈有赫閒人蚤以文耀冠士二百適絶凡調旋擢大科歷敭華要彤庭䟽侍白

簡眷宜試政于外洗手奉職鈞臺喉舌夙夜自勖繼
陞金紫原隰旬宣徊翔宰列依隱自全蜀茲兵禍運
遘陽九公幸無恙天與遐壽四朝元老懷襟樹惇松
栢後凋靈光獨存上念耆碩褒旨特溫進秩八座錫
之崇班擬以訪政優老處閑百年匪遙只備八齡孰云
委蛇竟返冥寞疇福有五誰克全耶至於考終公始
備爲履順來去觀化任天壽也後生過被奬與得拜
床下幾承笑語城東唱酬珠玉奪目奉以諷詠爛然
在櫝壽星漸精衆辰失色而獨無似倍切悽惻觴酒
薦誠有隕盈襟公神流行想其來歆嗚呼哀哉尚饗

祭商山君文 朴忠佩

維年月日海平府院君尹 謹以酒果之奠敢告于近故贈議政府右議政行商山君朴公之靈嗚呼哀哉頃月家兄之喪公來弔哭甚哀又見余於喪次痛哭不能止其後聞其日公將弔兄喪自出門跨馬掩泣不絶聲以至喪家蓋其以同盟勳府之故視余兄弟特厚公今已矣余當何以為懷也又聞公自少篤孝俗節奠祭一年四次公輒往祭先觀察公墓雖大雨雪未嘗廢以至終身今雖在家之祭人多以老疾不與而公年過八十乃獨躬詣墓祭人所鮮能公允蹈

之可不謂難乎凶魁作逆公首發其機策功定次公
居第一開府疏封遂躋崇班其卒也當宁傷悼特贈
議政終始哀榮煒人耳目凡人雖享大耋要有一死
公則逾八望九位極九命生人之理差若少憾而吾
獨悲痛而不已者既同歃血分誼良深旋遘兵禍共
泣時艱龍山江閣被公之遠而登眺徘徊者蓋屢遭
塵末靜消目景物助我無悰干戈稍定運値中興意
謂從此數登公堂收攬奇秀遁故驩然而公乃已矣
痛哉痛哉大化駈人末照易頹余之後死能復幾時
觴酒徽詞一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祭長溪府院君文　黃廷彧

維年月日海平府院君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告
于近故長溪府院君黃公之靈翼城之後厥有聞人
妙齡秀朗氷玉精神夙耽竹素满腹詩書博士業成
駿發公車大科馳名朝喜得士簪筆上雍允矣良史
選重玉堂故事余猶講筵積誠戀戀納忠乃有脩郄
臼簡暴至摘我所無譏我中秘從此蹭蹬下僚低回
補郡懷章豈百里才賢宰當朝賞公高文尉薦甚力
上始稔聞遂膺春注求公如渴入司喉舌出按湖節
璿系受誣加不避名方擒專對叫寃天明特垂簡在

惟汝其人籲呼帝庭竭誠披陳其筆如椽上徹九閽
昭雪無餘寶典特頒其功無兩聖心嘉悅紀續麟閣
元勳備烈荐被峻擢契動昭融秩則九命班視三公
遂長宗伯遂總樞筦遂掌文柄詞命我纂平地波瀾
一網四出公亦遘譴歸臥蓬蓽烏焉詬天兵壓孔棘
遷者追回公還原職大駕西巡公承膺吉文子同奬
保護王子深入北塞并有賊兵猝遇叛民縛致賊營
命寄虎口禍迫途窮賊送王子天實誘衷公始得出
來詣行在有以僞狀請公之罪圜牆置對謫隣北戎
既而歸田作一禿翁班行遮阻畎畝神傷尋暫驚擾

京輦入望白髮雖短丹心則長戀切魏闕身在滄浪
謂公完璧衆未公許謂公辱身公豈甘處有術不袪
有寃莫伸一疾奄逝萬事悲辛以此盖棺痛矣其奈
睠彼遺阡二水之會孤舟逐流丹旐翩翩靈輀草草
見者悽然長些大招一訣終天嗚呼哀哉公遽玉經
太勝專門旁及文章亦識詞垣詩覘老杜卓然自樹
力振弱調雅健爲主同社推先如見大巫近代鴻匠
曰湖曰蘇待公而三評者定論作者已矣今歸九原
遺篇璀璨照映方來文苑有傳應記軼材嗚呼哀哉
家兄與公實同榜焉余之獲進亦幸其年西清騈肩

論襟結綬榮枯適來交道猶舊相逢驩然其色敷腴
家兄先逝墓草六枯公如晨星慰我暮境一朝絃斷
嗟我隻影自速官謗不敢問疾今來一慟義分長畢
有肉在豆有酒在觴公在鈞天肯為我享匹雲黯結
助我深悲不泯者心不盡者辭嗚呼哀哉尚饗

都元帥哀詞 元帥權公名慄領議政轍之子今左議政李公恒福即元帥之女壻也

壬辰之亂尚忍說哉自有東土而來兵禍未有若斯
之烈者也三京俱燼八路幾覆不亡者特一線耳賊
之棄漢京而遁實由於幸州之大創自有賊變以來

武將銳卒每戰輒北殆不能軍公獨以書生受推轂之寄指天誓衆背水力戰挫其方張之勢賊之死傷如積竟至垂翅而退斯捷也頑孺亦能言之中興之戰功無兩爲此當宁之所深奬而武夫之所羞顔者也公沒而至有褒贈之命有司乃只進一秩夫中朝之人謂公力於王事如得公者數輩秖復無難上國亦知公功而有司於贈職之典厪厪止此恡極品而不與何哉公久困公車晩而登第余謂公雖今始發軔不數年當陞宰列既而果然人或謂余具眼余亦自幸言之有中豈料其纔周一甲子而遽爾摧折乎

痛矣哉公膺元帥之任七年勤瘁奔馳海上風霜瘴霧凡所以暗鑠其真元者何限而烏山之戰十晝夜嚴寒露處者為特甚榮衛焉得以不傷疾病焉得以不乘乎雖美疢難瘳而猶不敢以疏告豈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非耶余與公少同筆硯誼分特深埋玉樹於地中胡忍庾公紓悲哀於紙上敢弔行周

詞曰

永嘉之權有聲海東名族首文正當軸子胥俱封君維九繩武趾美煥為其門嚌居右惟先相國儀表朝著恩之斗公長名門得之孺染夙抱負晚而

釋褐瑞于鷄班彝在藪廊廟之具量宏器遠堪大
受運值陽九兵禍滔天滄海黙擢置方面旋膺推
轂綰紫綬我營牟州兵單援絶背江口賊擄我京
盡鋭来攻期躙蹂公奮其勇血戰竟日殲厥醜賊
遂氣奪釋甲而遁城不守功存第一知人善任維
我后孫危抗勁板蕩忠臣詞豈苟忠勞茂著宸翰
則然昭不朽賊方虐喝我失長城理難和七年抗
戈徇國忘身未邀壽昔使南中適公逢慕對樽酒
王事相從盡簪傾情夫豈偶星離雨散一南一北
寧可久公嬰二豎殰来都下癸卯酉我聞公歿曽

未幾日公啓手石火電光倏來倏去詎恒有維此
偉績炳烺青史誰敢耦伯道無兒倩維名相實託
後頌公之烈以詔來者繫公友

清江李公哀詞并行錄

執友清江李公之訃蓋在麟山麟山實西路絶塞公
謫居數月而哭子哭子未幾而歿不亦可悲哉夫以
邁往凌雲之氣俊偉卓犖之操曾不以試幾殆試矣
而遠謫謫矣而還發位躋二品外矣而不列於朝年
未五十夭矣而未究其壽此朋儕之交爲公長慟深
惜而不能自止者也不侫居止與公幸俱在城外年

齡亦差一歲少則汎然相知洎博士業各决科後驍始聞公強學入日為書淫猶未知公文章之知許也前十八載屬余却掃公忽然來訪各出所為文以相示始知公酷嗜古文辭造語雄奇不作世人陳言遂驩然相得而莫逆于心方恨前日之相知為未知而其知公蓋始于此也亦未嘗不以真相知之晚為歎也厥後公用薦者擬適政階擁旄西關其行也余觴之郊臨別謂君此行以何文字隨身公曰其惟綱目乎余曰君平生嗜好不在丘明乎奚以捨此耶公謔曰左氏已在吾腹中矣遂一笑而別時家兄分符延

城余居守西洛常於邇中以明文鈒墨臺笏贈之公寄
詩來曰親朋一字湫無傳延海松京荷兩賢久識從
前貺紙札應憐垂老事千鏇又有揆筆要封今萬里
故人情貺謝徒然之語其語意愛屬真欲超定遠而
上之矣大修城池公自持石而先之軍民爭趍不日
而享集襪稽兵械曾然改觀稍暇手綱目讀而啄之
至夜深不休日盡一卷程課甚嚴有勤苦學子所不
及者作灑然亭公親作記以發其所謂灑然者居三
年北門閫帥缺廷議推公即晉公秩而拜之公膺推
轂之寄慨然登途到任即求所以報國者屬軍政弛

屢日久公不能無撓擊之者頗刻鎮衙於自便一朝
束之以紀律未悅者始囂然而起矣鎮將激變醜虜
入慶源城而還公即部分將士捲擊擒斬蕩其巢穴
賊勢遂衰今日慶源胡猾頼不敢更萌寇掠心公之
力也謗始於不悅者而遂行於縉紳間公竟以非罪
被逮謫戍麟山方公之逮也不俟徃見徵厥謗焉公
曰余巡諸鎮至有城門夜不閉者此而不罪則將何
以閫帥爲哉嗚呼公之語公之心也假使公一任其
弛置雖可以無失邊將心卒有緩急將何頼哉此豈
公所忍為者耶昔有治軍嚴整號令一施精彩皆變

者使公而非足則臨淮當先公獲罪矣申總兵砬膺
者到洛為余言公號令明賞罰信其心公不以愛憎
而眩此不足謂之公議耶即公雄文弘識可以備顧
問步紫庭自致青雲而乃低徊外服累詘累信中間
雖屢言地無何而遽晚始以韜鈐奮迹屢當峻擢至
委以鎖鑰文武全才簡在聖心者有非偶然者使天
假公以年公豈久於遷謫者哉者嚮用受托山屹嶽
立表見流輩而乃顧已也噫嗟嗟悲乎悲夫天實何
心既畀之才復厄之乎公凡所莅歷清以飭躬一塵
不染居家擺脫世累不問有無妻子實稱貸於人公

既沒知申事李公友直於筵中啓公清苦狀上撫髀
興歎即命復原職即公雖在九原而可無憾矣公忠
孝內蘊大節外植惟以徇國家為心其視宦途外況
甚輕尤不喜取諧流俗日力殫淵學揆厥英華自奮
藝林雖中途摧折其進遽已然其所樹立已自卓然
成一家言何其雄也古所謂華實長潛而靈蹟不泯
者蓋謂是矣脩短得喪又曷足云千里旅櫬返桑鄉
山冄遽沂漢雪涕懸河存沒永隔辭以叙哀其辭曰
顯允斯人翕衆芳兮孰吟凌發令聞彰兮君門射
策倏穿揚兮天馬長鳴踏康莊兮簪筆上雍玉雲

傍兮清秋禁直騎省郎兮流連粉署襲含香兮竦
踊白簡奮剛腸兮屈宰百里佩銅章兮稍遷西原
又晉陽兮皭然不滓凛氷霜兮獨持風裁嶒其強
兮從綫歸來慫徜徉兮奇才上徹莫翳蔵兮雄韜
秘略氣軒昂兮豈若拘儒但縹緗兮王曰汝嘉篤
不忘兮汝捍兩陲作保障兮汝即元戎鎮北方兮
寵擢荐加孚衆望兮轅門横槊儼龍驤兮螳螂奮
臂侮金湯兮公蹙其旅我武揚兮偏師宵濟潜彼
縱兮擣其蟻穴斬天狼兮令嚴金鼓更奮劍兮擬
議始終功足償兮痛矣乘時孰造謗兮卒從吏議

就圍墻兮受玦西還勢倉皇兮若賈之鵩屈之湘兮魂招不返夜不賜兮閶闔牆宴渡川梁兮清襟登閑宸念傷兮追思復秋澤汪洋兮鬱鬱佳城下新岡兮滸被江流一葦航兮壯志零落天茫茫兮其神上征營皇芒兮咳唾珠璣爛其光兮纂組雲錦動盈箱兮子雲堯夫世豈亡兮榮名不朽存者長兮斑管有紀播無疆兮

金別坐守仁哀詞

大司寇慶林君金公今有第二子別坐之喪夫以慶林之仁心厚德周宜慶流後裔而乃於其身哭子者

㝡焉別坐惇行能子而顧不得長侍膝下中路夭折
貽父母慽此皆理之舛而不可曉者慶林命余相挽
者歌余實傷於虎者把筆欲就中心懆然不忍遽撰
而又不敢遜已痛乎哀哉詞曰
猗歟令族東土之冠直學擅譽高步瀛館侍郞趾
美蔚然名卿伯子承之虬搏鵬程三世壯元籍籍
名家白眉少年猶中採花既盟勳府亦躋崇資望
重國器撑柱時危是生郞君出嗣伯後儒業所就
行馴貧戔一命官微豈去所好方將業勵竹素是
討既探經傳旁及統選日望大科蔚然豹變以光

庭訓以繼家聲雖未雄飛荊璞自程承顏在側翼
翼油油幹蠱有寄廣寬親憂曾是奔逆復茹荼苦
縈衛內瘁瞎招二豎纍茲暑月重熱爍爍疾疴之
來孰究孰度俞扁罔效觀化斯遄玉折蘭摧豈哉
彼天僭短芒芒孰咎者誰晨昏罔問髓鮮長辭婉
其子女未齓其年冀其成立遼哉淵焉為善有後
孰契以俟遺竹是樹習池之里素旐帶途曉雲籠
坂慟矣佳城傷哉簫挽余忝世分寧暗無言紓父
母哀愍逝者塊托之客卿以貽九原嗚呼哀哉

月汀集附錄

尹月汀樞府閤下書　　熊化再拜具

子固足下優游風議之餘覃思抉精力竟大業甚善不佞之聞足下名最久祗役而東江上之遊兩覯足下于舟次接麈無幾即擧一代制作之林取袁矇瞽豈眞信不佞或亦嘗夠窺於此乎時欲有所稱述而苦於情辭之不盡達抱此以徃耿耿于懷而足下馳書追及我於途併致其佳稿二大海之觀蒲顏而返以東國多才而足下修古前茅宜乎競爽者之彬彬也今且渡江而西矣所欲吐者敢不爲足下陳之夫

文章之業於今為盛藏燕寶朴盖難言之矣作者求法欲高擷精欲廣傳誌之書自左國而下子長孟堅雙懸日月序記銘贊等體代有高步而眉山長公實數百年來一人凡有所作必先拈一意轉撥出之法輪毫端須彌芥子自是此公獨得之妙至其任意行文嬉笑怒罵令人可愚乃其天才横逸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學之者反失焉故作者視古修辭宜高千古之目含毫嚙指寧失之苦而一切投時諧衆之語無落筆苟以取一時之適盖古人能驤霄漢驂鸞舞而隨者亦已多矣而復欲坐井窺之又何怪古今之不相

及乎至於風雅之業唐人張衆射之的勉力氣捴藻
麗次之適來溺於藻麗膭粉殘膏改面迭出而矯枉
之過者欲刳肌見骨以勝之是又向者陳隋諸君子
所笑也夫毛嬙麗姬人所共美也乃盡襭其靚粧冶
服而促衿椎髻以視人曰此絶代之艶也又誰信之
故文不根於漢詩不根於唐皆妄作也東國纓緌林
立後來之俊自不乏人而足下建鼓登壇從高而揺
其應自遠故不佞敢述其所聞若不佞之淺薄君所
知也又何敢挾其固陋以矜詡於作者之壇惟足下
亮之文序如命馳上倥偬所得而才又不逮但恐唐

癸酉子耳承索數事不佞又何知焉敢以臆對具別狀

尹月汀樞府別狀

從蔣夫知足下素喜讀國朝諸名家書博綜亦何勤也承問李王二家有傳本而無訓釋惟七子選律訓釋差爲備然言亦不多文評解全本絕少而其說時錯見諸他集韓文句節三家會粹閣其板在杭而書不甚行不佞亦未嘗見至於唐詩惟李杜爲時所獨崇故多嵩本而李義山詩則纔見諸詩紀詩所諸書編帙浩繁難於槩釋即間有詮記亦不能全諸家各見

不止徐鍇一人也蓋詩之妙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一着色相則未免癡人前說夢耳如天寒月近城與秦時明月漢時關等語冠絕今古果可着象求之耶故中朝作者多不喜讀詩解惟引用事實不妨塡註而詩家用事無取大僻則亦見曉者多義山詩不能如李杜爲時所獨宗註解之本亦不甚傳或好事者選唐則多附箋訓以後傳然皆考訓詁爲之故亦不爲傳古者所欣賞若李王二家則又無甚難解矣元美之才後無以傳摭羣書文無各體時或有率意處未免强弩之末子鱗之才況而目不喜讀魏晉以下

書其文以左馬爲宗而傷於雕畫字句之竒㝡累大
雅中有難解者乃用句之僻非用事之僻也但循彼
語意讀之再周亦自了了至屢煩推勘而後達者自
是子鱗之病不足法也遼承下詢敢附所聞惟高明
財照

月汀集附録終

月汀先生集跋

月汀先生遺集八編詩若文揔五百八十首 先生當明宣之際木天道山儲養有年文章湍家屢經兵燹散軼殆盡今之存者十僅一二豈非斯文之不幸也窃慨 我朝文苑自卞春亭以下率皆覩唐藻宋樂習軟美號為館閣體顧於古文辭大有徑庭 先生慨然自奮為詞林倡手揭赤幟啓示指南使後来操觚之徒知所去就自是爭尚先

秦西京之文幾乎一變視諸
皇明弘嘉諸大家力回古道追配前烈著
其功上下門下一時出三大提學張右相
維鄭同樞弘溟先後嗣興雖以尚憲之不
才亦嘗代匱討論潤色幸不辱命若鄭叅
贊暐趙太宰翼與金宗伯堉並以經術著聞
實 先生成就之力也 先生被
穆陵寵異之眷力辨 宗誣昭洗 王牒
國朝二百年功無與兩聲名洋溢乎中國
中國之人見 先生文章無不稱慕觀於

陸翰林熊大行二公之叙可知古人所謂
三不朽者　先生有二爲於虖煒矣　先
生歿踰三紀剞劂之後力屈未擧　先生
有孫曰挺之乞都丹丘刻意梓衍余喜其
有嗣守之風而足慰師門後死者心遂不
揆昏耄謹跋如右觀者恕之
崇禎丁亥暮春門人安東金尚憲七十八
歲書

古稱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是特詩人謙退語耳文者貫道之器也非文道曷由明我大父文貞公月汀先生當明宣兩廟右文之際崇學衛道倡爲古文辭有關草萊之功一時操觚而談道義者皆瞠乎後矣文章自有大家數其視鉤章棘句搯擢胃腎牛鬼蛇神務爲奇嶇者不亦天淵懸絶哉噫 先生之勳名事業振耀華夏者不讓於文而人徒知誦 先生之文者豈非以不朽大業掩之也如清陰

金先生曁張持國趙飛卿鄭子容金伯厚
皆出 先生門下其於 先生造詣處必
有能言者小子安敢妄有贊爲唯記昔年
得侍
宣廟燕見嘗賜以 宸章勸勉學問仍謂
臣曰海平行高學高其詩文駸駸乎漢唐
筆法亦高古可敬也爾有家法安用他求
因以延齡固本酒一壺付臣曰持餉海平
說與予意至今天語在耳如昨日焉
宣廟聖學天縱首出庶物每於位者病不

古焉而至於　先生推獎如斯則希音之
見賞已不淺鮮矣譬之司馬長卿之詞賦
得漢武之咨嗟者豈可同日道哉惜乎平
生著述詩文不啻累千萬首而屢經兵火
遺失居半加以後裔不振刊行亦後於諸
家豈非斯文之不幸乎　先生之孫丹陽
都守挺之操行文學有得於　先生者而
不苟徇合蹭蹬大科今髮已種種矣慨然
合慟蒐拾遺編證整訛誤分梓于丹陽咸
興以家兄復之方按北關加意助成而金

判書伯厚終始掌之遂使河汾講道之書不至泯絶覆瓿之責亦可以少紓矣余小子夙荷提撕過蒙誘奬魚魯之辨莫非

先生賜也自惟駑下無所成就到今白首終作使倆人物唯有老淚潛潛謹稽首拜

手書

歲丁亥春從孫綏祿大夫海嵩尉尹新之

敬跋

月汀先生集拾遺

七言律

辛僉知行遠訪余談及其鄉居清安永石亭池之勝因出諸公題詠而示之皆一時主盟文圍者而屬余和之余有未暇未敢者焉而辛君方有帶方知府之命行色已迫余乃以贈別之篇先焉

廣寒樓上客中眠屈指如今十二年五馬番君應露冕餘生憐我已華顛[illegible]勝境超三島漢水新居久數椽相送離亭情萬緒幾時投紱共歸田

公四函